

歷史與空間

庭院深深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李 礎



庭院一角。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這是宋人歐陽修《蝶戀花》詞中膾炙人口的名句。它不但形象地描畫了深閨的幽怨和淒婉，更是中國古代建築空間的真實寫照。在河南省偃師二里頭村，考古人員挖掘出一座年代大約為夏末商初之際的宮殿建築遺址，主殿寬約三十米，四周有迴廊圍繞，大門位於殿的正南方，寬約三十四米，殿與門之間為一庭院，面積廣達五千平方米。這例子表明，早在三千多四千年前，我國已利用庭院式的建築佈局，作為塑造及安排空間的手段，隨著後世不斷的承襲和發展，最終演變成傳統形制。

陝西省岐山鳳雛村有一處西周時期的四合院式建築遺址，由前、後二組院落構成，中央部分為前堂，堂南依次是外院、門塾，堂北順序是內院、後室，東西兩側為廂房，與南北兩端的門塾和後室合圍，形成縱軸對稱，庭院和房屋虛實交錯的封閉空間。學者根據出土的筮卜甲骨，推測原址可能是一座宗廟，它被譽為中國目前被發現歷史最悠久的一所四合院。如果拿鳳雛村西周時期的四合院宗廟與清代老北京典型四合院的民居相比，兩者存在着驚人相似的地方：前者中軸線上由南至北分別是影壁、小廣場、大門、外院、前堂、內院、後室；後者分別是倒座房、前院、正門、正院、正房、後院、後罩房。

古老的庭院式建築形象，還可以在各地出土的漢代畫像磚和明器中看到，其中一幅來自四川的磚刻《庭院圖》，曾被建築學著作頻繁引用。它刻畫了一所住宅，分東西兩部分：大門位於西部，門內有前後二院，後院有堂，堂內有二人席地對坐，堂外庭院的空地上有群鶴在舞蹈；東部也有前後二院，東前院有甬房、水井、晾衣架等，東後院有瞭望樓。因此保守的說，我國在漢代就已經發展出庭院式的民居建築。

「庭院」一詞，由「庭」和「院」二字組成，雖然它們的建築含義非常接近，但嚴格的說，還是有輕微分別的。院，一般指由房屋或牆壁圍合起來的空地；而庭，一般指堂前的空地，當然亦是一塊封閉的空地。庭院有兩大特點：第一，它與外界隔離，自成一體，非常隱蔽；第二，它是露天的空間，關於這一點，南方人將庭院稱作天井，似乎更為傳神。既然中國人長期以來視庭院式的建築為主流，那麼我們對空間的最基本要求無疑就是庭院所具備的特色：安全、私隱、清靜、露天。注重安全、私隱、清靜，令我們選擇了外部密實封閉的圍牆建築格局，而內部露天開

放的庭院又能較理想地解決日照、採光、通風、排水和景觀等技術問題，看來陰陽共生這老生常談的二元文化痕跡，在建築中亦很常見。個人認為，正是庭院的廣泛應用，使得中國建築同時涵蓋了室內及室外兩種截然相反的空間，並通過建築組群營造出這兩種空間的關係。所以中國建築是室內外空間相互結合、相互滲透的有機環境，房屋代表了室內，庭院代表了室外，屋簷和走廊則是室內外空間的銜接與過渡，邏輯很清楚。

庭院實用美觀，既可靜坐、乘涼、品茶、閒聊，又可散步、操練、玩耍，還可鑿池、疊石、栽花、種樹、造景，甚至可以曬曬、勞作，動靜皆宜，雅俗共賞。鄭板橋曾著短文《竹石》一篇，他寫道：「十笏茅齋，一方天井。修竹數竿，石筍數尺。其地無多，其費亦無多。而風中雨中有聲，日中月中有影，詩中酒中有情，閒中悶中有伴。」十尺（笏長約一尺）斗室雖小，但多了一方天井，自然就多了幾分情趣。庭院建築俗稱合院，常見的有二合院、三合院和四合院。在中國，合院式民居遍佈大江南北，漢族大多以合院為家，少數民族亦不乏合院住宅。各地合院的建築風格迥然，本土特色強烈，比較典型的有北京四合院；山西窄院；安徽四水歸一；浙江十三間頭；廣東爬獅、四點金；雲南一顆印、三坊一照壁等。最緊湊的合院可能是一顆印，其僅兩耳且無倒座之「小三間」，天井不到四米見方。最複雜的合院莫過於故宮，南北長九百六十一米，東西寬七百五十三米的紫禁城，所謂午門一入深似海，大小庭院逾百，房屋八千七百餘間，而太和殿前的廣場面積達三萬平方米，堪稱庭院至尊。

在西北的黃土高原，由於土質疏鬆，不宜宜建房屋，當地流行穴居，其中有一種沉降式的窑洞四合院，頗為特別，人們先在平地上向下挖出一個方形深坑，然後在坑內的四壁上向外再挖窑洞，形成一組地下四合院。如果你到那裡的鄉村走一趟，環顧周遭，只見地井，不見人家，必以為奇觀。在東南的江西、福建、廣東三省交界之處，生活着客家族群，他們自創的圍樓，或方或圓，體積碩大，可供幾十戶甚至上百戶人家居住。一般而言，圍樓由一環或二、三環並列相連的房屋構成，中央是庭院，外垣為堅厚的夯土牆，極少開窗，有的庭院是空地，有的庭院內有房屋，例如祠堂等，所以圍樓又被稱為集體式的庭院建築。相對於獨門獨戶的傳統合院，住在同一圍樓裡的人，少了一點隔閡，多了一些聯繫；

少了幾許冷清，多了幾番熱鬧。住宅內的庭院，以早庭為主，比較單調。園林中的庭院，就豐富多了，除了早庭，尚有花木庭、山水庭、水庭、石庭、砂石庭等，形形色色，數之不盡，看之不絕。早庭之美，集中表現在鋪地的用料和圖案，計成所著《園冶》專題介紹了亂石、鵝卵石、磚瓦以及冰裂地的做法。花木庭有以松柏為古雅、有以竹石為清高。山水庭講究意境深遠，例如蘇州環秀山莊，庭院面積僅一畝餘，內有一山一水，山為主，水為次，假山出自名家戈裕良之手，突兀起伏，平遙峻峭，潛藏顯露，渾然天成，氣象萬千。水庭為嶺南特有，番禺餘蔭山房深柳堂和臨池別館之間，方池也，池中植荷，池東堤廊橋亭，浣紅跨綠。石庭可舉佛山群星草堂，又稱十二石齋，原有十二組湖石散立於庭中的草坪上，在樹叢的掩映下彷彿群星點點。日本京都龍安寺有著名的砂石庭，庭中一片把過的砂礫，砂礫上擺放着十五塊石頭，此外便空無一物，禪味濃鬱。

話說女詞李清照讀罷歐陽修的《蝶戀花》，感觸良多，乃揮筆連寫了二闕《臨江仙》作和應，分別以「庭院深深深幾許，雲窗霧閣常扃」和「庭院深深深幾許，雲窗霧閣春遲」為首兩句。看來，易安居士的庭院情結還不輕呢。其實，庭院情結者大有人在。當代建築大師貝聿銘先生在內地有兩項重要的設計：一是北京香山飯店，二是蘇州博物館。前者於一九八二年竣工，後者於二零零六年落成；兩件作品雖然相差了二十多年，但它們卻擁有一個共同的、明顯的特點，那就是在空間處理上都採用了庭院與園林相結合的佈局。可見貝老的中式建築夢，仍然離不開「庭院深深深幾許」的含蓄內斂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意外變化。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熱點詞評

文：陳科科

可士和

佐藤可士和又一本書放上中文書架，叫《超設計術》，挾住那時的《超整理術》的餘威/餘溫，再撈一瓢。這樣說是因為，書的內容基本上是在超整理術的專案上再加多些彩圖，以及再多幾件專案，輔以不出五百字的簡介，完了。美其名是一項整理的Profile，實際是騙財——噫，我知道指控太嚴重，或者說是物盡其用吧。那何解還要在這提及呢？因為佐藤可士和不停複述的一個概念，是很值得我們深思。

在講及他接下Uniqlo進軍全球連鎖的任務時，他強調「以往我接下某家公司、某項產品的廣告，所負責的頂多只是一個點而已，我已經迫不及待希望能為一家公司從品牌形象的建構下手，去根本解決他們經營面的困境，而不只是用力在某項產品的廣告上。」

簡單講就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無補於事，只有從頭到尾搜尋病因，方為上策。但我們早慣於被過去空襲，總是相信建基在過去的東西，而不肯做「破壞建設」——但明明破壞建設是我們高官的強項呀？把任何事情推倒重來，舊樓，拆，舊校，拆，舊碼頭，拆，將其還原為地皮，再建新樓新橋新樓，無視保育無視社區，用毛澤東的說法就是一往無前。可是，在架構上我們卻是架床疊屋，只敢在現有的東西抹灰塗泥，就算。例如現在鬧哄哄的文化局。

文化局

局長人選如何按下不表，反而是我們應該如何走下去。香港被冠以文化沙漠多年，也許比東方之珠入心程度不遑多讓，跟政治冷感可謂滯人三大特質。問題是，這值得驕傲嗎？值得拿出來自自解嘲嗎？你可能說這是以往殖民政策所累，但回歸以來也應該做得一點成績好吧？你又反駁是因為西九遲遲未動工，諸多阻撓嘛——如果把全港文化繫於西九，那倒不如乾脆放棄吧。

文化本來就不是堆砌得來的。像紐約的Loft文化，正因為曼哈頓下城區的貴租，藝術家才會移入Chelsea、Meatpacking District或者Brooklyn以至Bronx，倫敦例子雷同，West Side處處天價，才會全體大遷移到東區如Whitechapel，如今甚至保育為藝術小區，跟奧運村相毗鄰發展。而我們政府卻插手在活化工程，將本來在工廈好端端的藝術家踢走，租金上揚到不可理喻的層面，這是推動還是推倒文化發展？文化可不是只存活於藝廊、拍賣行深處吧？把藝術品只看作有價有市是無可厚非，好似股票買賣一樣，問題是你只作買賣而不鼓勵新股在自己地頭上場、不鼓勵創業板，也是無可理解吧？從小我們被灌輸香港地小人多只能做個轉口港，稻米菜田只是聊勝於無，有錢，就可以假手於人。但到了今日土地價值反思盛行，正是因為Made in Hong Kong已然消逝，我們成為一個國際超級市場，沒有自家品牌供應，客人給付，我們抽點佣，再交付供應商，就這樣沒有不對，真的，沒有不對，只是短視。

如果回到可士和的想法，就是靠打廣告、興建大白象根本無補於事。基層揮食日以繼夜以繼日工作，無暇理會甚麼文化，我們退化到只求溫飽，同時又浪費萬千廚餘，最折墮者莫過於此。如果要破壞建設，而不是只做一个點，拜託，請不要再打壓文化藝術工作者，殘酷點講，由得他們自生自滅，而不要由閣下親手掘苗助長。

文藝天地

試筆

文：黃慧芳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中六)

禮物

聖誕老人，你好嗎？聖誕節快到了，我想你的信箱一定爆滿了吧？突然打擾你，真的不好意思，但是我希望你可以抽空看看我這封信！我特意把字寫得大一點，好讓你老人家看得舒適。

乖小孩在聖誕節會得到禮物吧？我今年有一個小小的願望，我並不是想要最新款的遊戲機或模型，而是想要一天的家庭日。你可以把爸媽的工作減輕嗎？我知道你可以摸摸下巴的鬍子，在聖誕的夜空中施展雪白的魔術，揮灑點點銀光，把小孩的願望全都實現的！不瞞你說，我每天與爸媽見面的時間都不會超過三小時，因為他們一大清早就拿著公事包出門去，匆忙得像與時間競賽一樣，我希望他們可以輕輕地在我臉頰烙下一吻，就像我朋友的父母一樣。有時候，我覺得我家的傭人瑪麗亞更像我媽媽，因為她會陪伴着我，跟我玩，不知不覺她就成為我最親密的人。晚上，我和爸媽好不容易見面，我想跟他們分享我的喜怒哀樂，但每當我看到他們忙碌的背影時，我的腳步頓時變得沉重起來，就像被有無數的手抓住我的腳不讓我前進。快要溢出來的一聲「爸媽」都退回了喉嚨，我吞一吞口水，把一切一切都吞到肚子裡去。那一聲的「爸媽」走到我的腸胃，被酵素分解，化成了無數小碎片，穿過微血管壁，隨着血液流經全身。我嚐到酸溜溜且苦澀的味道，是胃酸倒流吧？這才是「爸媽」的真正味道？我不知道。我和爸媽的關係何時變得如此脆弱，猶如龜裂一樣，滿佈裂縫，而大家之間的距離變得遙遠了。

老師曾告訴我們，父母是我們世界上最親密的人，這是真的嗎？親密對我而言，是一個陌生的詞語。字典上說「親」是指有血緣關係，而「密」則是指關係密切，親密真的適用於所有父母和子女嗎？我就是個例外。也許，在我那兒親密的基因突變了，親密兩端原是異極的，但是有一端悄悄變成正極，最後親密永遠相斥分離，中間永遠隔着一段距離，可望而不可即，再也不能結合。我希望可以依偎在媽媽的懷抱中，呼吸媽媽的空氣；騎在爸爸的肩膀上，俯瞰爸爸的腳步；又或牽着爸爸的手，享受一會兒的親密。但恐怕這全

都不會成真，因為他們的一切都只留給工作，誰都不會在意我這個人物。我永遠都走不進他們的世界，因為那兒寫着「小孩與狗不能進入」，也許我可以偽裝成文件，偷偷地混進去，但我想這是不可行的。我還是乖乖地回到房間去，向天上的星星許願，發一個好夢罷了。父母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存在？在我看來，他們只是同一屋簷下的陌生人，更是最「親」的陌生人。聖誕老伯伯，我該怎樣做，才能使爸媽抬起忙碌的頭顱來，正眼的看着我？我曾在書上得知，血小板有治療傷口的作用，那我和爸媽之間的關係可以用血小板來修補嗎？

聖誕老伯伯，我今年貪心一點，向你多許一個願望，可以嗎？我答應你，我一定做一個頂級好孩子的！我每天的行程都被排得密密麻麻，不是要練鋼琴，就是要去上跆拳道、珠心算、面試班、繪畫班和英文班，我用十隻小手指頭都數不完我一天的行程！其實我只想做個普通的小孩，正如天上有許多星星，我不一定要做最光最耀眼的那一顆，我有屬於自己的光彩。大人的世界，我不懂；小孩的世界，大人們也不懂。我們永遠都不知道我們想要的是什麼，他們用了積木堆砌出一個「理想」國度，可他們砌得太複雜，建築物砌得太高了，完全不適合小孩。我們並不想接近天空，愈站得高，受的傷害就愈大。我們只想在地上無憂無慮地四處闖蕩，享受屬於小孩的快樂。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你可以賜給我勇氣，讓我可以當面跟爸媽說出我的想法，我不想擁有十八般才藝，我喜歡畫畫，我想做一個畫家。我希望爸媽可以不用我參加其他興趣班，因為那不是我的興趣，我只要繪畫班就好了。聖誕老伯伯，你認為爸媽會聽取我的意見嗎？

好了，我現在就去跟爸媽說，聖誕老伯伯你可要祝福我喔！聖誕老伯伯你都要早點休息，不要因為準備禮物而累壞自己，不然你在聖誕當日生病的話，所有小孩都會因此哭花臉了。天氣開始轉冷，你記得要多穿衣服啊！這我都是學大人說的，學得像嗎？夜了，我也要入睡了，因為早睡早起才是好小孩啊！

詩情畫意

抓幾件紅橙黃綠的衣裳
我突然看到那不滅的白

如前世的心靈般純淨
既然不能時時真誠
那就沉默吧

你的眼裡流淌着一首長長的詩
如果不能恣意表達
那就離開吧

浮城誌

提起香港的酒吧，人們第一想到的是中環蘭桂坊。其實蘭桂坊的名氣是對本地鬼佬而言。那是最多本地鬼佬出沒的酒吧，以致在那些大小酒吧裡，通用語言不是粵語而是英語。

要體驗香港真正的大眾酒吧風情，灣仔酒吧街是個好去處。所謂的灣仔酒吧街，指的是駱克道、盧押道和謝斐道酒吧街那一段。在那一帶，大大小小的酒吧夾雜在一些小食肆之間。情況往往是這樣的：一班朋友在附近某肆聚餐過一回，還不盡興，便到附近的酒吧裡來繼續消遣。這裡是香港本地人和外國遊客所愛。

只嚮往一種偉岸

文：萍兒

生命的跳動如海
那溫柔的言語觸動了甚麼
留下劇烈的痛

已經沒有懸念
有些故事必須停止書寫

如果不能超越
那就毀滅吧

當今夏一夜間飄零成
無語的秋
我只好去遠處流浪
穿上你熱愛的藍

從此只嚮往一種偉岸
我知道
你一直多麼孤單

香港的酒吧

文：王璞

灣仔酒吧街酒吧老闊們的節日。水兵們還是習慣往這一帶來消遣。街上游走着成群結隊的美國大兵，所有的酒吧都爆滿。爵士音樂從四面八方的門窗裡洩流出來。不過，那些水兵不是當初那些愛搞事的兵老爺了。相反，與一般酒吧客相比，他們更大方，更豪爽。在海上漂了那麼久，上了岸好像沒有明天似的，恨不得把口袋裡的錢一夜吃光喝光。

平常的日子裡，相對蘭桂坊而言，這些酒吧街比較安靜，價錢也比蘭桂坊便宜。很多店堂是開放式的，不想進去飲酒的遊客，也可走馬觀花地體驗一回香港的酒吧文化。初來香港時，我的思維還停留在內地的革命宣傳中，晚上要讓身高體壯的男性友人陪着，才敢在那幾條街匆匆走一遭。後來發現並無可怕之處，也曾跟朋友進酒吧消遣過一兩次。比起內地那些搖滾又消費高的酒吧，此地倒是又安靜又便宜。

外稀罕。我就坐在那裡，眯着自己的啤酒，望着一個兩個步履閒適的行人，悠悠地蕩過街角，蕩到轉角後面漆成道那樣的鬧市裡去。一時竟有不知此身何處之感，彷彿是那一句沒想起。

剛來香港那陣，有位朋友常約我去九龍酒店二樓的酒吧座飲酒。那間酒店雖然地處香港最熱鬧的廣東道。那位朋友因為來得多，跟侍應們都熟了，我們得在靠窗的廂座揀一個「老地方」，靠在軟軟的沙發裡，往下看是都市的繁華，往上看是夜空的星光。點上一杯雞尾酒，要一兩樣小食，不過一百來元而已。有時還有可以隨便拿取的自助小食。

很奇怪的，這間酒店毗鄰以消費高著稱的半島酒店，其酒吧的消費卻比那邊低多了。九點鐘左右，菲律賓歌手出現在樂台那邊，一般是一男一女，唱的大都是抒情的慢歌，輕輕的音樂，靜靜的歌聲，彷彿是我們那有一句沒一句的閒聊之伴奏。我總是要一杯嘉士伯啤酒，感覺着那略帶苦味的清涼液汁慢慢滲入到身體裡，勞累了一天的身心開始放鬆下來，心裡有一種回到搖籃似的安寧。